



教之道論

惟悟法師講·亮星居士記

本人生於前清光緒戊戌年，適遇康梁變政，海內沸騰，人心思亂，禍由斯始。所謂生不逢時，良堪浩嘆！在此六十年中，眼見邪說縱橫，戰爭頻仍，人慾熏天，國威掃地。令人無限悲愴，欲哭無淚！雖明知災難皆由業感，無法逃避，祇好順受；但常念教育造成禍患，追論責任，實為主因。今乘賤辰講演之便，回顧已往，瞻念未來，忝為人師，不得不言。故略述所見，願與國人一商榷之。

一、引言

記得童年初入塾時，開宗明義第一章，便是熟讀三字經，以作啓蒙之用。如其首篇曰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，教之道，貴於專」。此為其言人性本來實善，祇因所習太非始變。若不加以教育，將必如禮記所謂：「鸚鵡能言，不離飛鳥，猩猩能言，不離走獸」。人而能言，苟不教育，必不能知仁義道德之理，修齊治平之事。此學記謂：「古之王者，建國君民，教學爲先」。亦即說文所謂：「教者，上所施，下所效也」。如易經謂：「聖人以神道設教」。禮記謂：「明七教以興民德」。且在今世加一育字，合成所謂教育者，其義亦如說文所謂：「育者，養子使作善也」。易蒙卦謂：「君子以果行育德」。其註謂：「育德者，養正之功也」。凡此所引，足見人非教育不善，如俗語謂：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學，不知禮」。亦孔子所謂：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禽獸」。然實非教其作惡，如莊子引盜跖語曰：「跖之徒問於跖曰：盜亦有道乎？跖曰：何適而無有道邪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聖也；入先勇也，出後義也；知可否智也，分均仁也。五者不備，而能成大盜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」。此有人常引斯數語，以嘲笑反對讀經之人，其知識尙不及盜跖，便貿然罵人是封建與迷信，安能不禍國殃民，貽害於世！此古人謂：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」。佛謂：「汝莫信汝口，汝口不可信，一切世間惡皆由口中出」。足見數十年來之大亂，其起因實在於教育之不佳，却非在於人心之思亂。此殆以其若無妖言，必難惑衆，自必更無擾攘不寧，天下豈不立即太平？故不教與惡教，理實一致毫無二樣，誠如俗語所謂：「養子不教如養驢，養女不教如養豬！有田不耕倉廩虛，有書不讀子孫愚；倉廩虛兮歲月乏，子孫愚兮禮義疎」。其言雖鄙，亦有至理，是誠不可不加以注意，以圖補救其弊。用特不揣謬陋，分述於次：

二、胎教

夫近世有所謂優生學者，彷彿亦如古之胎教，是初擇配偶之時，必先調查遺傳，檢查體質，限定年齡，固定思想。於其成孕之後，又必實愛精神，珍重身體，選擇食物，壓低慾望。如古有所謂夫

妻相敬如賓，但爲嗣續，實非取樂。自必一索得男，體格健強，官能聰明。如日本民族之軀體，在昔本有矮子之稱，實不能與西洋人相比，一較雌雄。而不料於今却高度漸增，精神飽滿，手足敏捷，筋肉結實。竟與前之再弱，大不相同，豈非即受此學之賜？不特此也，又西人常謂：素食不及肉食，靜學遠遜動學。如其所謂：「世界者，白色人之世界」。驕矜狂妄，於斯已極！而孰料日俄大戰以後，此說全被推翻，竟自證明佛說：「大地一切衆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。平等一如，真實不虛。又如孔子嘗謂：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」觀於中國人素有病夫之稱，祇金革，死而不厭，何莫亦非胎教不比優生，彼在肉體，此在精神，一劣一優，有以致之。此漢劉向列女傳謂：古者婦人妊子，寢不側，坐不邊，立不蹕。不食邪味，割不正不食，席不正不坐，目不視邪色，耳不聽邪聲；夜則令警誦詩，道正事。如此，則生子形容端正，才德過人矣」。此中庸謂：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」。不可認爲無稽，便以迂濶視之。亦佛教所謂：「設欲求男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，設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」。所謂：「一切唯心造」。天下萬事萬物，胥可如是觀之，否則遺傳之說，便難成立。故今若欲生一有用之兒女，便須細加研究，只應小心翼翼，詳爲審慎，不可大言炎炎。則於胎教一事，當必受益匪淺矣。

三、家教

其次，若子女年甫數歲之時，便須教以灑掃應對檢事而言，以免沾染惡習，後必難改。如孟母教子，其舍初近墓側，孟子遂嬉戲爲墓間事。其母曰：此非吾之所居，乃去之。嗣舍於市旁，孟子又嬉戲爲買人車。其母曰：此亦非吾之所居，復去之。迨至舍於學宮之旁後，孟子始嬉戲爲俎豆之事。其母曰：可矣，遂卜居焉。觀此便知人教雖善，不及環境之易移人，佛教所謂薰習成染，誠有是事。此俗語所謂：如入芝蘭之室，舉體皆香；似居鮑魚之市，滿身盡臭。欲求不受傳染，即當遠離瘟疫。此古之教育，雖不及今日範圍之大，却能常收其效。即以其早有家庭教育之基礎；內有慈母，外有嚴師，恩威兼施，不稍溺愛，始有如是

之成績，亦國家所求之不得者。然返觀於今日之世，其父固早已洋化，其母亦常欲摩登，方追逐於聲色之不遑，尙何望於管教之有閑！所以任其滿街遍跑，隨意害人，四處遊蕩，學習作惡。此今世太保太妹之多，無法統計，豈非亦如所謂：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愆」？實則其母無家庭教育，全賴師教，何濟於事！故今若欲重振家教，便須喚醒其父母，注視其兒女，令知孝與不肖之事，善與作惡之果。如佛所謂：「眾生同於種種所結之果，汝自時之，亦自食之」。若換言之，即善因得善果，惡因得惡果，祇有橋變為枳，實無龍化或蛇。倘不於幼年加以教養，老來即無可靠。然則所謂養兒防老，豈不成空？回首往事，只應痛哭！是亦應不可不知，希望於其家中常自警惕，日夕以教其子女也。

四、師教

嘗考古制兒童在十歲時，始入學讀書，受其師教。如禮內則謂：「十年出就外傳，居宿於外，學書計」。其註謂：「書，六書。計，九數也」。其後逐年遞增。並讀四書五經，與學禮樂射御等六藝。所謂：「古學者，養且耕，學三年，通一經；經通一，用不窮，應於事，簡而豐」。此中華民族之號稱文明古國，其故便端在於耕而且讀，賢而且孝；既能自食其力，亦可為國服務。所以國無廢人，世多賢良，便在於此。然自隋唐以科舉選士之後，已一變耕讀為詞賦，學無所本，士賴食人。以言於漢學者之古風，杳不可得。其弊便流於虛偽不實，國威亦逐漸下墜，此其一也。及至西學東漸以來，復又炫於富強之說，驚於物理之巧。由是更捨根本，追求枝末；既不以國學為有用，復更仇而視之。此學校雖高標三育，不忘八德，堂堂而皇之，像煞真有斯事。而孰知其讀書只是裝璜，愛國亦為皮相。既罔悉漢唐之盛，必不知宋明之衰，歷史尙爾，文藝云何？若一言以蔽之。即早已失却中國人之傳統與氣節，安能不望其全盤洋化！此孔子謂：「吾聞以夏變夷，未聞以夷變夏也」。誰知今竟顛而倒之，焉能不使國難紛至疊來，危亡堪虞！此其二也。因此有人說：當此教育變成自殺之日，誰無兒女兄妹，肯見其由好學壞，毫不動心，亦如不干我事？是知必不然也。故若欲求其不忘失為中國人，亦知所謂孝弟忠信，禮義廉恥，實為人生之本；聲光電化，農林漁牧，亦屬求學之用。即便當立一教育原則，如張香濤所謂：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；先固其本，後齊於末。其庶幾或不致「扶得西來東又倒」，自亦莫名其妙，人皆恥而笑之！方可如佛說自覺覺人，必不再作以盲引盲之事矣。

五、佛教

至若以言於佛之教人，從小處說，實如孔子所謂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；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。如其所謂：「孝順父母，敬事師長，修十善業，求人天報」。此其一也。若就大處言，亦如大學所謂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止於至善」。如其又謂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。凡此可見聖聖無二，佛佛實一；所謂：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」。良以教人必先務本明德，次及於物，始不本末倒置，為禍於世。此老子謂：「勿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」。佛謂：「道人見欲，如避火坑」。亦即是理。此佛之說法，恒言五明八正，即教其學；四攝六度，亦勸於修。所謂開權顯實，取精用宏，在諸經中會諄諄教人，循循善誘；

亦莫非欲其反迷成覺，棄邪歸正耳。惟佛之教，常說三乘，實如今之大中小學，因人設教，本無一定。其與孔子所謂：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」。全不相同，亦為其所特長也。譬如佛教原為出世之法，其談理亦至深奧，只可對上智人言，實不足語於下愚。如老子謂：「下士聞道，必大笑之」。而不知其法甚多，譬喻亦衆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盡。非如今之所謂哲學，實祇一套，別無他長，自易成為黔驢之技，貽笑於人！此佛教有所謂逗機設教，對症下藥。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是言其法之深也。而所謂「擔水砍柴，莫非佛法」，亦言其行之易也。至如對初機說三藏十二分教，八萬四千種法，以便折其驕慢，破於迷執，引入佛道。而向信士談諸佛無甚巧妙，教人一心念佛，亦可高樹法幢，低接羣生，同生淨土。此佛教之法，在平日固可清心寡欲，延年益壽；即在亂時亦能消災祈福，反危為安，實非今之教育所能望其項背。故應寄語有國家之責者，與其屬意於所謂主義與學說，其國尙不可治。則何如寄望此之佛法及禪理，當必大有為也。

六、結論

總之，昔孔子嘗謂：「有教無類，誨人不倦」。佛謂：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」。所謂：「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。均為教育之主臬。利人之善法，所謂萬世師表，不過如此。此殆以求學之道，嚴師為難，師嚴，然後道尊；道尊，然後民知敬學。未有其師不自尊重，其道亦能自重也。此古人送子入學，必先擇師，匪惟必須通中外，且亦尤應道冠古今。方可作人之師，振聵啟聵，立世之法，破邪顯正。若非然者，倘欲放縱男女，謂是自由，專習物慾，詭為科學；甚至以政治術語之民主，用於家庭之內，搗亂邪說之革命，施於父子之間。如此必使人倫全毀，獸慾大熾，道德破產，禮教掃地！與言及此，能不令人欲哭無淚！此佛謂：「末世邪師說法，如恒河沙」。亦如孟子所謂：「人之患，在好為人師」。可謂一針見血，已說破今世大亂之主因！夫古之為人師者，必先自正其身，然後方可教人，所謂言教不及身教，理實在此。雖中國文化之缺點，是其不帶宗教性質，說法亦甚備。但若以佛教為輔佐，藉其觀法與修行，亦可救濟其窮。如其四念處謂：「觀身不淨，二觀受是苦，三觀心無常，四觀法無我。則其人必於言下了然，心灰意冷，豁然大悟，雖不成佛，實可少作一些惡事，豈不甚佳？又如其八正道謂：「一正見，二正思惟，三正語，四正業，五正命，六正精進，七正念，八正定等。苟能如法自正其身，便必一切皆正，必無不正。其與孔子之四勿，豈非遠隔天壤？其成效亦不問自知。故今若欲反亂成治，奠定國家萬世之基礎，便必須恢復四教，提倡八德；嚴拒天演之謬說，痛詆超人之邪見。不惟父子應親，夫婦應和，維持人倫，造福家庭；即若於國言忠，於人言義，振興綱常，團結民族。亦為教育之急務，人類之需要。幸勿使孔子再喟然曰：「微管仲，吾其無髮左衽矣！」則於國家民族之前途，未嘗不無裨益焉。

——講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